



□责任编辑:蔡绍坤 □美术编辑:陈惠婉 □电话:0595-22500091 传真:0595-22500225 E-mail:zkb@qzwb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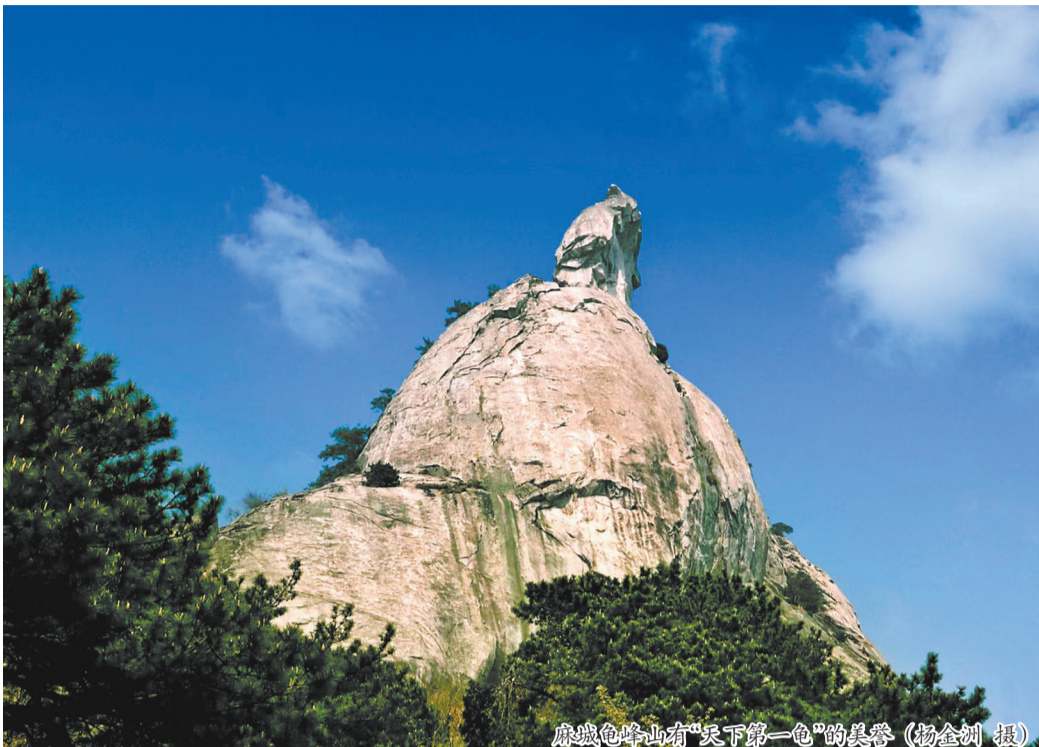
与李贽交情颇厚的三位麻城人

核心提示

李贽在出任、致仕期间,特别是徙居湖北麻城时,与众多麻城人广泛接触并交往。他在麻城讲学,“从之者几千、万人”,可以说,李贽一生与麻城及麻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在他的传记及与相关史料中,屡屡出现麻城人的身影;在其作品中,麻城人也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地域性群体,仅《焚书》《续焚书》中就提到了不少麻城人。这些人中,与其交情颇厚的当是周思久、无念法师、梅国桢等人。



麻城龙洞湖畔的李贽藏书洞。(杨全洲 摄)



麻城龟峰山有“天下第一龟”的美誉。(杨全洲 摄)

生活十余年的“第二故乡”

自明万历十三年(1585)三月从湖广黄州府黄安县迁居临近的麻城县,至万历二十八年(1600)底避走麻城,李贽先后在麻城生活了十余年。按时间先后顺序,可分为三个时间段:

第一个时间段是万历十三年(1585)三月从黄安迁居麻城,至万历十九年(1591)五月离开麻城前往武昌,历时六年余。

第二个时间段是万历二十一年(1593)春,自武昌返回麻城,直至万历二十四年(1596)六月离开麻城前往山西沁水等地,历时三年余。

第三个时间段是万历二十八年(1600)夏秋间,李贽结束从山西、北京

通州、山东济宁、南京和武当山等地游历回到麻城,当年冬遭到湖广按察司金事冯应京等人迫害和驱逐,离开麻城,避走河南商城县黄柏山(古名黄蘗山)。此后,李贽再也没有踏足麻城,这片他曾经生活十余年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
邀请李贽到麻城的长者周思久

在李贽的麻城友人中,交往较早且对他帮助较多的首推周思久。李贽在麻城的三处居所,都与周思久有着或深或浅的关联。

周思久(1526—1590),字子征,号柳塘,麻城蕨山周家大坑(今南湖街道办事处十里铺村)人,嘉靖三十二年(1553)进士,次年任琼州知府。守琼期间,他深入民间,体察民情,整顿吏治,兴校教化,劝民归善,不到半年时间就“百利随之兴,百弊随之革”。同时期的海瑞在《赠周柳塘入觐见序》中称赞他:“二百年来民情今日始泄,二百年来民心今日始安。”隆庆四年(1570),周思久自琼州致仕后回到麻城。著有《柳塘遗语》《求友录》《石潭诗抄》等。

李贽与周思久结识于万历九年(1581)初夏,二人同隐居于黄安天窝书院。期间,周思久敏锐地觉察到耿定向与李贽的根本歧异,曾十分精当地

品评说:“天台重名教,卓吾求真机。”万历九年(1581)腊月,李贽第一次到麻城,与周思久商议第二年春游龙潭湖。第二年春,李贽如约到麻城龙潭湖与周思久相聚,历时两三个月,为李贽后来移居麻城奠定了基础。

万历十三年(1585)三月至次年正月,李贽与耿定向关系破裂,移居麻城,暂居于周思久女婿曾中野家中。而万历十四年(1586)正月至万历十六年(1588)秋,李贽寓居麻城北维摩庵,该庵为周思久的弟弟周思敬购买民居改建而成。李贽在麻城居住时间最长的龙潭湖芝佛院,亦为周思久的别业。

万历十四年(1586),李贽与耿定向论战日趋激烈。此时处境最为尴尬的莫过于周思久,他本是麻城当地有名望的致仕乡绅,又与耿定向相交甚厚。李贽离开黄安转投麻城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思久等朋友愿意热情接

纳他并提供生活等方面的帮助。眼见李贽屡屡发出“不合时宜”的惊世骇俗之言论,周思久经过反复权衡,决定“置身于利害是非之外”,与李贽保持一定的距离,但未能如愿。李贽写信给他,就耿定向对自己的明嘲暗讽进行一一辩驳。周思久担心给他们之间的论战火上浇油,并未将信转交耿定向。李贽见耿定向没有反应,猜到周思久没有把信转交,因此分别给耿定向和周思久写信,斥责他们“言不顾行”。

在给耿定向的信中,他的直言不讳令耿定向非常难堪:“观二公论学,一者说得好看,而未必皆所能行;一者说得未见好看,而皆其所能行……言过其行终日言扶世,而未尝扶得一时;终日言立教,未尝教得一人。”给周思久的信是这样开头的:“弟早知兄不敢以此告进耽老也……欺人即自欺,更何说乎!”周思久深知李贽“重真机”,乃置之一笑,并不作计较。就在李贽与

周思久在许多问题的观点产生迥异看法时,周思久还曾受耿定向之托,想在麻城成立一个讲学会,公开宣讲耿定向等人的主张,后因李贽极力反对未能促成。

因为李贽与耿定向论战引发的选边站队,李贽与周思久的友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。万历十七年(1589)底,两人彻底交恶。

万历十八年(1590)四月八日,周思久因淋雨感染风寒而致病,卧床不起。在曾中野的调解下,李贽“两个月心事顿然冰消冻解”。四月二十日,周思久病逝,李贽闻讯后写信给周思久之子周贵卿,称与周思久“乃道义之交,但因性窄且急,以致乖连难堪”,对他们的友谊和一生的交往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。

亦徒亦友的僧人无念

李贽和无念法师是亦师亦友的关系。无念法师(1544—1627),俗姓熊,法号深有,号无念,别号西影,麻城东山熊家河人,是一代高僧。他父母早亡,16岁削发为僧,22岁登坛受戒。本不识字的他,出家后周游不少名山古刹,参禅悟法,中年以后顿悟禅机。据光绪八年《麻城县志》载:“师参四十年,后忽有省。原不识字,自是偈颂、书札,口占如流……”他先是任龙潭湖芝佛院住持,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到河南商城县黄柏山创建“楚豫禅宗”法眼寺(今黄柏山寺)。著有《醒昏录》《黄柏无念复回》《禅非一枝花——黄蘗无念

禅师语录》。天启七年(1627)圆寂,入《传灯录》。

无念与李贽最早相识于万历九年(1581),其时李贽刚刚辞官隐居在黄安,但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,则始自李贽移居麻城以后。

袁中道《代湖上疏》记载,李贽寓居维摩庵期间,“龙湖芝佛院无念名深者,时时来问学”。李贽在维摩庵居住了两年半,期间著书、讲学、参禅,间或与无念、周思敬等友人论学,颇为惬意。但维摩庵在麻城城中,“喧闹非静居者”,李贽于万历十六年(1588)秋,为避嚣“遂至无念湖上”。龙潭湖芝佛院本是周

思久的私家佛堂,无念是芝佛院的住持。作为住持之师友,李贽到来后,也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。共同的问道志向,日相厮守的参禅生活,让他们在彼此的思维碰撞中进一步升华。

万历十七年(1589)夏,年过花甲的李贽感觉人生“老苦”,欲再度到北京鱼龙处居住。随后,无念受李贽派遣,到北京见鱼龙、顾养谦、袁宗道等友人,为李贽赴北京作前期打算,孰料鱼龙“身心俱不闲”,李贽只好继续留在龙潭湖。

万历二十一年(1593),无念外出游方,李贽代为主持芝佛院僧俗事务,

并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加上李贽本来名声就大,芝佛院一时香火鼎盛。
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无念“后复厌喧,寄栖商城之黄柏山”,在黄柏山创建法眼寺。当时有人认为无念被李贽排挤,但后来李贽“与无念禅师为友,往来黄柏山中”,足证谣言不实。

万历二十八年(1600)冬至次年正月,李贽因受迫害,在学生杨定见的帮助下辗转避入黄柏山,再次和无念一起度过了一段宁静的时光。

万历二十九年(1601)二月,李贽离开黄柏山赴北京通州。此后,这对师友再也无缘团聚。

坚定支持者梅国桢

李贽的朋友中,与他感情最深厚也最受他推重的,要算梅国桢。而声望卓著的梅家也是李贽在麻城的重要支持者和坚强后盾。李贽和梅国桢之间是一种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之谊。

梅国桢(1542—1605),本名鼎,后改名国桢,字克生(一作客生),号衡湘,麻城城内南街(现鼓楼街道办事处鼓楼社区)人,“少雄杰自喜,善骑射”。万历十一年(1583)进士,任顺天府固安知县,历任河南道试御史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,总督宣(宣府)大(大同)、山西军务,兼理钱粮。万历三十三年(1605)在麻城去世,诏赠都察院右都御史,正二品。《明史》有传,著有《征咷奏议》《梅司马遗文》《燕台集》等。

万历十六年(1588)初,梅国桢依例在赴任河南道试御史前携母归里。二月,他在麻城郊外龙池边的环阳楼宴请朋友,李贽受邀前往,二人一见如故。梅国桢是麻城有名望的豪门大族梅氏的头面代表人物,又是回乡守制的朝廷官员。这次见面后,他与李贽开始密切交往,并公开赞扬与支持李贽的思想和学

说,这对处于争议漩涡中心的李贽来说,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支持。同年五月,梅国桢母亲去世,他依制居家丁忧,这期间很少和李贽晤面,但他们之间缄札往来不断,共同探讨时政、关注国事,两颗忧国忧民的心越走越近。

万历十八年(1590)初,李贽的《说书》《焚书》及《藏书》的个别单篇评论在麻城相继刻行。梅国桢差人赴龙潭湖索阅,获赠《焚书》6卷、《老苦》若干卷。梅国桢如获至宝,反复捧读,叹服不已。

万历十九年(1591)七月,梅国桢除浙江道御史。第二年,宁夏发生叛乱,神宗皇帝命梅国桢作为监军赴宁夏平叛。这期间,梅国桢多次向神宗皇帝上疏。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李贽读过梅国桢的系列奏疏后,欣然为《西征奏议》写跋,题为《西征奏议后语》,后收入《续焚书》卷二。

万历二十一年(1593)八月,梅国桢升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。不久,他因三女梅澹然出家,以病假归里。回到麻城没几天,他就受遭到龙潭湖与李贽见面。在龙潭湖,梅国桢为李贽藏

骨塔作文《书卓吾和尚塔》。梅澹然出家后住进绣佛寺,李贽闻讯派人送来贺诗《题绣佛寺精舍》。为感谢李贽对女儿的看重,梅国桢将祖传的珍品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手书的《楞严经》赠予李贽,李贽于次年在上题词,并在后来游历南京时转赠给了友人冯真区。

万历二十五年(1597)初,在山西大同巡抚任上的梅国桢致信李贽,邀请他赴大同同居。约八月间,李贽经山西沁水抵达大同。在大同期间,李贽修订了前一年春在龙潭湖编纂的《读孙子十三篇》,请梅国桢过目并作序,易名《孙子参同》付梓。梅国桢为该书作《孙子参同叙》,给予高度评价。随后,李贽又在大同继续修订《藏书》,梅国桢安排专人帮他抄录文稿,并为《藏书》作序。在大同期间,梅国桢对李贽“供养备至”,悉心照料。

在大同寓居了一段时间后,李贽见梅国桢军务繁忙,提出离开大同别往。梅国桢诚恳挽留,李贽又在大同与他一起共度了中秋佳节。九月初,李贽东往北京通州。这次别离,竟成这对知音好友的诀别。

(王红灯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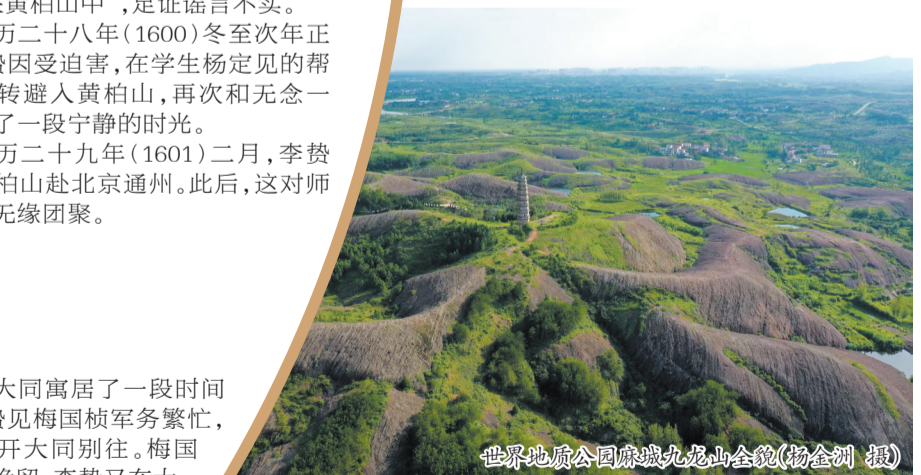
麻城城区远眺(杨全洲 摄)



麻城美丽山乡(杨全洲 摄)



麻城狮子峰与李贽曾避居的黄柏山相连,因为狮子峰风光。(杨全洲 摄)



世界地质公园麻城九龙山全景(杨全洲 摄)



麻城的田园风光(戴福生 摄)